



最后的一扑

千虎出版社

告少年读者

写狗，写马，写各种动物，是现代苏联小说创作中一种颇为流行的表现手法。却并非寓言或童话，而是将动物置于现实生活中，或通过这动物的遭遇来反映社会，透过它们的眼睛来描述现实；或寓意于动物的故事，对青少年进行正直、勇敢、善良、忠诚等美好品质的教育。近年来，这类作品在主题思想上又有新的开拓，即通过对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描述，反映当前人类面临的一个紧迫的问题——生态平衡问题。有些作家（如《特迪》的作者尤·卡扎科夫）并就此对人和大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某些哲理性的探索。

《最后的一扑》从各个角度选收了这类以动物为题材的小说十四篇，描写对象包括狗、马、鹿、熊、狼等十种动物。十四篇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比较好的，对我国的青少年读者有一定的启迪和教育作用。此外，在编译时也注意了作家的选择，所选十一名作家中，既有如沃罗宁、卡扎科夫、奥埃佐夫、诺索夫等当代名家，也有如阿纳托利·金这样的苏联文坛新秀；既有俄罗斯作家，也有苏联少数民族作家。他

们风格各异，从观察生活的角度到艺术表现的手法均有各自的特点。

以动物作主人公，透过动物的眼睛反映世界，这类文艺作品（包括小说、电影、绘画等）一般均有比较有趣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艺术形象，是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十分喜爱的。

通过这些新奇有趣的动物故事，读者不仅能得到美好的艺术享受，获得丰富的知识，而且能受到有益的思想启迪。

译者 1984年7月

目 录

忠诚.....	乌·哈基马利耶夫 (1)
马舒特卡.....	叶·马雷萨耶夫 (12)
白鹅.....	叶·诺索夫 (35)
最后的一扑.....	鲍·索佩利尼亚克 (43)
白色的犍牛.....	阿纳托利·金 (60)
疯狗.....	亚·穆斯塔芬 (65)
无家可归的狗.....	谢·沃罗宁 (84)
灰色的恶魔.....	穆·奥埃佐夫 (93)
留声机救了公鸡的命.....	叶·诺索夫 (126)
秋天的狗.....	伊·奥加诺夫 (134)
头羊之死.....	叶·马雷萨耶夫 (138)
猎狗阿克图尔.....	尤·卡扎科夫 (151)
养子.....	亚·穆斯塔芬 (176)
特迪.....	尤·卡扎科夫 (192)

忠 诚

“乌马尔！乌马尔！”突然从外面传来小伙伴们的叫喊声。“快拿枪来！朱利巴尔斯回来了。快呀！”

十二岁的乌马尔正在赶羊群入圈，猛然间听见叫喊声，整个身心为之一震，怎么也关不上羊圈的门。好不容易把门关上后，他回头往外面看了看。“快拿枪！”他对自己下命令……这时，脑子里立刻浮现出那只狗的模样——大脑袋，强有力的爪子，脸上黑毛丛生。不错，这是它两年前的样子。回忆起这些，乌马尔不由得皱起眉头，背上热汗淋淋。“哼，朱利巴尔斯，”他的嘴唇无声地翕动着，“等着吧！看我来收拾你！你害得我终身瘸腿，非惩罚你不可！”

于是，乌马尔把一只正在他腿上蹭来蹭去的无辜的绵羊狠狠踢了一脚，猛地一转身，一瘸一瘸地往仓库奔去。他跳过一根横在路上的圆木，几乎是跑进了仓库，然后心急火燎地四下张望。啊，它在那儿，枪……他一个跳跃冲到墙边，从钉子上摘下猎枪，用还在颤抖的双手急匆匆地推上子弹。

“我马上就打死你！”他又自言自语地咕哝道。“你，你

这只可恶的狗，把我弄成了残废人！”

乌马尔把枪紧紧贴在身上，飞快地从仓库冲到院子里——从听说朱利巴尔斯露面时起，他就一直这样急不可待。然后又从院子里冲到街上。乌马尔好象已感觉不到那只瘸腿的存在，甚至觉得自己已经一点也不瘸了。

“到底来啦！”小伙伴们围着乌马尔叫道，他们一分钟以前已用棍子和石头把那只身躯高大的红毛狗赶进了院子旁的一条死胡同。“快点！快开枪，快！要不它就跑了！……”

乌马尔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仇人，好象没有听见伙伴们的叫声似的。狗瘦极了，肋骨毕露，孱弱得几乎站也站不稳。“伙伴们作得太过分了，”乌马尔冷静地想。这一想，突然觉得难受起来，鼻子发酸，喉咙也哽住了。“我这是怎么啦？难道唤起了怜悯心？不，不，”他立刻说服自己，“没什么可怜悯的！……”

一看见乌马尔，狗畏畏葸葸地向他走来，走了几步又停住了。乌马尔本已把枪举了起来，但两只手却不听使唤，他只好无力地垂下了手。狗显然想在他那儿寻求同情和保护。看着朱利巴尔斯的眼睛，乌马尔突然想起了死去的母亲，但他却不明白，为什么母亲的面容恰恰在这一时刻浮上了他的眼帘。

“乌马尔，干吗愣着？”长脸的舍尔马特粗野的呵叱声打断了他的回忆。“快开枪呀！”

舍尔马特使劲推了一下乌马尔的肩膀。

“快开枪呀！等了两年才等到这个机会！干吗犹犹豫豫



的？”他催促乌马尔。

可是，乌马尔仿佛呆住了。他一动不动地盯着狗，而狗也好像被他的目光迷住了似的，同样眼也不眨地盯着他。

“你真卑鄙，咬我一口就跑了！”乌马尔委屈地低声说。不过，除了狗之外，谁也没有听见。乌马尔把手伸向猎枪的机头。狗好象感觉到了危险，笨拙地、不情愿地往后退了几步。啊，不，它没有逃，而是仍然看着乌马尔，看着。孩子再次举起枪，果断地把枪托往右腿上一贴，眯缝起左眼，开始瞄准。啊，终于对准了狗的额头。可是，眼睛突然发黑，口也发干，两只手微微颤栗起来。

“喂，你往哪儿瞄呀，”舍尔马特拽了他一下。“你大概不会打枪吧？让我来！”

麻脸的瓦利抓住乌马尔的手叫道：

“胆小鬼！胆小鬼！你倒是扣扳机呀！你是不知道怎么扣么？”

“你别管！”乌马尔果断地推开瓦利。“我自己来，自己，明白吗？”

“自命不凡的家伙，把枪收起来吧，反正你也不会使唤它！”黑头发阿利嘲笑道。于是所有的孩子一下子都嚷叫起来。

“伙伴们，让我们自己来把它打死吧！”瓦利叫道。

“不许动！用不着！……我自己来！要不然……”

乌马尔话没说完就把枪一举。一片静寂。乌马尔把枪口慢慢移向狗，于是又发现它这两年的确衰老了。肋腔塌了下去，

大概是饿的，肋骨条条可数……这只狗没有其他的家，它逃出去以后只好到处乱窜，成了一个流浪汉，一种隐含的痛苦神情也永远凝结在它的眼睛里了。它记得主人过去对它讲的每一句爱抚的话，记得主人如何用最好吃的东西来娇惯它。当它四处流浪的时候，有时远远地往这儿，往它曾经住过的地方遥望，往那个窗口遥望——主人常从那儿召唤它，这它也记得很清楚。可是，它已经不敢走近自己从前的住处了，虽然并不是它感到自己有罪，只不过是一种直觉在警告它而已。大家都知道，那些四处流浪的狗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常常会回到自己过去的家里来，大概是为了默默地向主人表示自己的忠诚，用自己的归来，表明一切还同过去一样，表明它只有一个主人，表明它永远记得他……

人和狗的目光又汇合在一起了。孩子的眼前又一次地浮现出两年前的往事。

母亲每次都目送着他，关切地望着他的背影。他上学去了。学校对面是粘土屋顶的仓库——仓库至今还在。他每天早晨上学和下午放学，都走这条路，都要从仓库前经过。仓库里贮藏着集体农庄的粮食，穆萨老爷爷在那儿看守。老爷爷有一只狗，名叫朱利巴尔斯。忠实的朱利巴尔斯从早到晚，不分日夜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谁要想偷偷往仓库里钻，肯定是要倒霉的。乌马尔一大早跑去上学时，一定顺路带一块面包或肉给自己的朋友。“你好，朱利巴尔斯！”他打着招呼。而朱利巴尔斯只要远远地一看见他，马上就地一蹦，摇

着尾巴朝他跑了过来。朱利巴尔斯很喜欢小孩子，它听凭乌马尔和他的小伙伴骑在它背上，让他们抚弄。穆萨老爷爷常常善意地嘲笑它。

一到晚上，穆萨老爷爷就用一把大挂锁把仓库锁了起来。狗也锁在仓库里面，这样更安全些。当老爷爷准备回家的时候，朱利巴尔斯便乖乖地自己走进仓库。它不象穆萨老爷爷那样领取工资，虽然照乌马尔看来，即使没有老爷爷它也对付得了任何窃贼。朱利巴尔斯认识村子里所有的人，对谁都很有礼貌地摇晃那被剪得短短的尾巴，可是一到晚上，就谁也不敢走近仓库了，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它的职责就是这样。只有乌马尔，如果他愿意的话，大概可以晚上来找朱利巴尔斯，不过，他干吗要晚上来拜访这只狗呢……朱利巴尔斯竭力厚待乌马尔这个白脸、大眼睛的孩子。它的主人似乎应当是穆萨老爷爷，但乌马尔这个孩子对它来说，却更亲近些。不是因为乌马尔总是带给它好吃的东西，而是因为乌马尔不象其他的孩子，他的心肠好——温柔、善良。当旁边没有别人的时候，他常常低声地同朱利巴尔斯谈心，把自己的事讲给它听。

这一切是怎样开始的，一些细节现在已记不大清楚。当时他刚升入三年级。那年春天父亲从前线回来，右手没有了。还好，毕竟还回来了。许多孩子的父亲、哥哥都死在战场上了。可是后来，当父亲由于不知道该作什么好，开始酗酒起来，几天几天地醉倒在床上起不来时，乌马尔怀疑了：是真的好么？不过，每年春天一到，山脚下刚长出嫩草时，父亲

就同羊群一起到牧场上去了，要到秋天才回家。这时对乌马尔来说，就象得到了解放一样——他憎恨父亲这个酒鬼。除了这段时间之外，一年的其余时间他和母亲简直在受着酷刑的折磨。家里从来没断过酒，父亲无节制地喝。那年秋天母亲病了。城里来的医生说，需要送她去医院。学校放假了，父亲进山放牧去了，母亲躺在家里，已经下不了床。乌马尔尽力照顾她，给她弄吃的，虽然她几乎什么也不吃，也不象从前那样同他谈谈话。孩子唯一能与之谈心的，就是狗。他什么事都同朱利巴尔斯谈：母亲病得多么厉害，愈来愈重，完全不行了……他眼睛里热泪滚滚。这时，狗便忧郁地望着孩子，乌马尔看到，它的眼睛所表露的是理解和同情。

那时，乌马尔没有比这只狗更亲近的朋友了。简直不可想象，将来有一天他会恨死自己唯一的朋友朱利巴尔斯，并欲置它于死地。

不久母亲就被送进了医院。乌马尔后来知道，给她动了手术，但已无济于事。

乌马尔离开墓地后没有回家——酒鬼父亲正在家里用酒浇愁。孩子找朱利巴尔斯去了。他抱着狗，悲痛地哭着。“亲爱的朱利巴尔斯，”他眼泪汪汪地说，“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呀？”

“瞧，我在同你一块儿哭哩！”狗的眼睛回答说。“我亲爱的朋友，我的好乌马尔！如果我是万能的上帝，我一定让你的母亲复活。可是我毫无办法，我不过是只狗啊！我的本事并不比人大，可是，请相信我，要是我作得到的话，我

情愿代你母亲去死。别哭啦！”

埋葬了母亲以后，父亲又回到牧场去了，把孩子留给了姐姐——一个不爱说话的老妇人照管。秋天，当父亲从牧场上回来时，却对乌马尔说，他要结婚了。不久，家里就来了一些客人，父亲说这是媒人。乌马尔不懂什么叫媒人，对这件事并没怎么注意。这些人在饭桌上一坐坐到很晚，又吃又喝，父亲让乌马尔到商店里去买了好几次酒。当把一切吃得精光之后，一个长着老鼠眼睛的高个子客人摸着乌马尔的头说，不久就给他接一个新妈妈来。他意味深长地说：“新妈妈……”乌马尔用力拨开他的手。“我不要新妈妈，不要！你想要，就给您自己找吧！我要我的妈妈！……”他的哭声和叫声把所有的客人都轰散了，使得父亲非常生气。“反正我要结婚，”他醉醺醺地威吓乌马尔说。“你禁止不了我！”

为了不听那些醉汉们的叫喊声，天刚破晓乌马尔就从家里跑掉了。月亮还挂在天上，村里的人们正熟睡着。没有任何人关心这个孩子。于是他决定去找朱利巴尔斯。合作社还没有开门。不知为什么，这个晚上穆萨老爷爷没有象平常那样把狗锁在仓库里，所以朱利巴尔斯正把硕大的头放在前爪上，趴在门口打盹。孩子向狗扑了过去，一面哭叫着：“朱利巴尔斯，亲爱的！我父亲想要结婚！瞧，他还让我给他打酒哩！……”

乌马尔刚说完这两句话，朱利巴尔斯立刻狂叫着蹦了起来，死死地咬住孩子的腿，把他摔倒在地。接着，好象是突然明白过来，它立刻往旁边一跳，尖声地哀吠着……乌马尔

失去了知觉，当苏醒过来时，看见自己已在家中，正躺在父亲的怀里，浑身又酸又痛，满手是血。“让我永远受到诅咒吧，我真不该让你去买酒！”父亲伤心地说。“全怪我，是我的错！……”

医生来了，打了针，把乌马尔的腿包扎起来，说还要打很多这样的针——明天，后天，要连续打好多好多天，为了防止狂犬病。可是这只狗没有病啊——后来乌马尔躺在床上想。

乌马尔病了好久，医生不许他下床。有一次，允许他下床了，乌马尔不用拐杖试着走了几步，发现受伤的腿已经不大听使唤了。医生解释说，这是因为韧带受了伤，他从此将是个瘸子。当乌马尔绝望地意识到自己将终身瘸腿时，他恳求父亲给他买一支枪。父亲买了。就从那时起，他便下决心要打死这只狗。

两年过去了。乌马尔长大了，秋天就要上五年级了。两年来，他无时不想着自己的这只瘸腿。他知道朱利巴尔斯已从村里跑掉了，现在正到处流浪。有人看见朱利巴尔斯到村边来过好几次，但不敢走近屋舍，大概预感到等着它的是什么……

“乌马尔，乌马尔，瞧，它想逃跑哩！”孩子们嚷道，一面东蹦西跳地大声轰赶着，不让朱利巴尔斯溜掉。

乌马尔一动不动，只是非常小声地一再重复道：“你害得我终身瘸腿，我得报仇！可是，我又不能这样作，不能！”

他闭上眼睛，捂住耳朵。他不愿看见朱利巴尔斯——穆萨老爷爷当时不是把它永远驱逐了么！他不愿听见小伙伴们的叫喊声——他们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乌马尔不对朱利巴尔斯开枪。狗不是回来了么，好像是故意回来的……

乌马尔终于睁开了眼睛，于是又同狗的目光相遇了。“开枪呀，快开枪呀！”朱利巴尔斯好象在请求他。“最好把我结束了。由于我的错，使你成了瘸子。不过你要明白，这不能怪我。该怪那该死的酒。对，对，该怪酒，我是在忠实地值勤啊。原谅我吧，不过我不明白，你干吗深更半夜往仓库跑呢……亲爱的乌马尔，你记得你紧紧抓住我的颈毛，拿我当马骑吗？那时我们全都多么高兴啊！当你心满意足时，我是多么愉快啊！……我临死以前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想看看你。现在我看见了……乌马尔，亲爱的，开枪吧，原谅我吧……”

乌马尔是牧人的儿子。母亲死了以后，这两年每个夏天父亲都把他带到牧场去，他们一起放牧，度着夏季漫长的白日。从那不幸的一天之后，父亲完全变了，他戒了酒，把自己的全部关注和柔情都转移到儿子身上。乌马尔的心绪渐渐平静了，痛苦渐渐消散了。在那无边无际的原野上，他感到心旷神怡；在那儿，只有太阳出来又落山，才使人感到时间并没有停滞。乌马尔许多次从近处观察马和小羊羔的眼睛，发现它们全都有些相象，因为他看到它们总是带着一种真诚的善意和忧郁的神情，不过，最常见的是忠诚的神情——对人的无限忠诚。

现在乌马尔在朱利巴尔斯眼里看到的正是这种忠诚。他

还明白了，为什么他和朱利巴尔斯的目光相遇时会想起母亲的眼睛。因为当母亲爱抚地摸着小乌马尔的头的时候，或当她求小乌马尔做什么事的时候，她的眼睛里也带着这种慈爱和忠诚的神情……

“乌马尔！乌马尔！还不快点！它会跑掉的！……”

“不！不能！绝不能！”乌马尔突然大声哭叫道，并把枪举得高高的，然后用力往地上一摔。他一面抽泣，一面抹着眼泪往家里跑去，回到家往枕头上一扑，便大哭起来。

外面突然有人叫：

“快，乌马尔，快来！朱利巴尔斯要死啦！……”

乌马尔跑了出去，一眼就看见朱利巴尔斯已躺在尘土飞扬的路中央。它躺着，伸展着四肢，好象在那儿晒太阳似的，同当年在仓库门前时一个模样。

乌马尔跪在它面前，轻轻地揪了揪它的头和耳朵。

“朱利巴尔斯，朱利巴尔斯！”他小声呼唤它，抚摸着它那乱蓬蓬的毛。

狗一动不动。

不远处站着已经不再叫嚷的小伙伴。

突然从远方的原野上，从山那边，从河流和天空中——从四面八方猛然响起了狗叫声，它们汇集成一股震耳欲聋的回声，向孩子呼唤：

“亲爱的乌马尔！原谅我！……”

（译自《民族友谊》杂志，1982年第2期）

马舒特卡

晚上收到勘探队大本营拍来的无线电报，说明天早上派直升飞机来，要大家把个人物品和勘探队的物资器材都收拾好，以便一起运回基地。

地质勘探队员们一夜都没有睡好。想着即将同父母，同妻儿见面，一个个非常兴奋。看来，在北堪察加森林冻土带这边远的地方困半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天刚破晓勘探小队就开始收拾了。把岩石标本、地质勘探仪器、长柄锤子等分别装进箱子，把鼓鼓的背囊堆在一起，把六铺位的防寒大帐篷卷了起来。只剩下一根根帐篷骨架的营地立刻变得凄凉和冷清了。

突然响起小队长惊惶不安的声音：

“马舒特卡怎么不见了？……”

大家全都往平常拴马舒特卡的松树下转过头。那匹勘探队专用的母马不见了，树干上只挂着半截粗粗的、因过分潮湿而变朽了的绳子。

赶紧沿着马蹄印去找。九月的严寒还来不及把土地冻

透，雪层下面还积有水，因而从积满马粪的松树下远去的马蹄印是很清楚的。亮晶晶的雪地上清晰地印着一串蹄坑。

不远，就见马蹄印同一些又宽又长的脚印混杂在一起了。这是熊的“掌印”。

“明白了！”

“怪不得夜里我听见马舒特卡又嘶鸣，又打响鼻……”

“那你为什么不出去看看？！”

于是又接着往前追，虽然大家明白，这实际上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熊在密林里比马要跑得快，只要一追上猎物，它是决不客气的。马舒特卡已经没有救了……

但是勘探队员们仍然一声不响地、执拗地往前追着，直追到远方传来了直升飞机的嗡嗡声才停下来。大家不知如何是好，都瞧着小队长。

“伙计们，上飞机吧，”他作了决定。“马舒特卡已经死了。奇迹般地幸免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不过，我们仍然要检查一下是否真有这一可能；说服直升飞机驾驶员，请他们跟着马蹄印飞一段。”

大家回到营地。巨大的米6A型直升飞机很快就吼叫着着陆了，它只需飞行一次就可以把各勘探小队的三十个成员全部接回基地。除了人和物资器材，舱里还拴着其他小队的三匹加了绊绳的马。只缺马舒特卡。

机长接受了小队长的请求。无论是对马舒特卡的所有者，那个极其富有的国营农场来说，还是对这匹母马的临时租用者，同样是资金雄厚的航空地质勘探队来说，损失一匹